

画里乾坤

本色示人

韩羽/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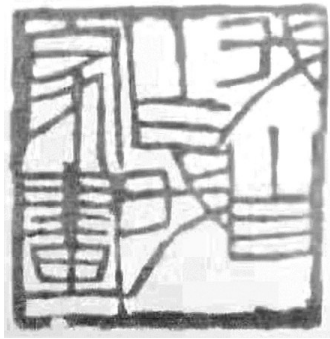
读刘二刚先生《本色》一文,见有如下几句话:

“他卖画明码告示,‘卖画不论交情,君子有耻,请照润格出钱’,直来直去。最耿直的是他还把‘告示’贴在大门上,‘画不卖与官家,窃恐不祥。从来官不入民家,官入民家,主人不利’。”二刚谓此为农民本色,说得真好。

又“‘文化大革命’期间批判他,画他的漫画裤腰上总是挂着一大串钥匙。”知乎知乎,这恰恰证明了老人一身清白,无把柄可抓,只好冲向他裤腰上挂的钥匙去了。

偶尔忆及两件小事。

黄苗子先生指着墙上挂着的白石老人画的《虾》笑对我说:“这是白捡来的。有一次去齐老家,正要进门,邮递员骑自行车送信来了,我顺便接了信捎给老人。想是‘乡音无伴苦思归’了,见是湖南老家的来信,欣喜得不知所以,顺手把刚画好了的《虾》递了过来:‘送给你。’从天上掉下来了个馅饼。”人言白石老人吝啬



我自作我家画 齐白石画

小气,未必然也。

钟灵兄对我说,他是齐白石的最后一个弟子。

我问:磕头了么?

他说:磕了。

我问:给了你张画儿?

他说:只给了我一本画册。

我说:你若带去一封湖南家信就好了。(韩羽,画家、作家,现居石家庄)

感悟人生

关于人性

丁肃清/文

人是最聪明、最有灵性的高级生命,生灵中之领袖。人可以玩蛇耍猴,可以捕虎驯鹿,即便是最难驯服的生猛野兽在人的智慧面前也忌惮三分。一般情形下,猛兽野兽不主动袭人,但两种情况例外,一是它们感受到了威胁,二是实在是饿极了。

以春秋后期的一只狼为例。

这只狼遇到了晋国大夫赵简子,中其箭而仓皇逃遁。逃命路上,狼遇到了一个读书人东郭先生,说救救我吧,东郭先生就把它装在了书袋里隐藏。等到追击狼的赵简子一行人散了去,狼从书袋里钻出来,先是道谢,谢谢东郭先生救它大难不死,后又说,救我那救到底,我饿得要死,把你的身躯也送给我吃了吧。

呜呼!

东郭先生哪想到狼会来这一招!他和狼就围着驮书的毛驴周旋。该不该吃他?他们先是问路旁的杏树,杏树说该吃,理由:20年前树主人用一颗杏核的代价种下了它,而后它回报主人的是岁岁丰收、年年结果,如今树老了,主人要砍掉它到木匠铺换钱。杏树说跟自己相比,先生对狼的恩德还不重。

然后他们又问走过来的老牛,老牛也现身说法:它为主人拉车帮套、犁田耕地,现在它老了,主人要杀它从肉肉筋骨中获利。如此比照,东郭先生对狼的恩德还不重,该吃。

这下可完了!在他绝望之时,走过来一位拄着藜杖的老人,老人给他们评理。最后,老人用智慧把狼哄进了书袋里,狼的结局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絮叨这个故事干吗呢,喻事明理,以便多层面、全方位地厘清此故事给人们的困惑。

第一,东郭先生该不该救下这只狼?答案是肯定的。当时,仁爱、兼爱是在文人们中流行的观点,见死不救之事万万做不得。人之初,性本善,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,类似这般思想是在书生们的心里扎了根的。拯救这只狼,其理论根据成立,他也付之于实践。

第二,这位东郭先生愚钝吗?愚钝!局外人都异口同声。看官们且慢,且不要急躁地下结论。换位思考一下,狼对他有求,且可怜兮兮,他不知道狼得命后会吃他。事后诸葛亮人人都会做,但除了那个真正的诸葛亮料事如神外,一般人都做

不到能掐会算,东郭先生亦然。吃一堑长一智,如果下次再遇到了这样的狼,他万万是不会再救了。然而再退一步想,要是他又遇到了一只别的受伤的生灵呢,那可又说不得了。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。

第三,这个故事中的杏树、老牛判决错了吗?也没错,它们只是就事论事,说的是自我付出之后的结局。过河拆桥、卸磨杀驴,这样的事永无穷尽地重复着,可以看作是一般规律,可谓见怪不怪,不必大惊小怪。从这个角度上说,人又具有恶的一面。人之初,性本恶,此观点也有诸多论据的支撑。

第四,赵简子猎狼,东郭先生救狼,孰对孰错?他们恐怕都不算错吧。对与错,也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事,都以时间地点为转移,对这个人是对的,对那个人却错了;在此时是对的,在彼时就错了。把空间和时间拓展和拉长一点儿,人们所做的事,都没逃脱此种定律的范畴。比方说吧,当年武松打虎成英雄,要是到现在,倡导生态保护、人与自然共存,人们还可能把武松当英雄吗?

第五,这个故事到底是要表达什么呢?毕竟是则寓言,一经拟人手,其中那只狼就不仅仅是狼了,它与东郭先生的故事,不过是对人的警示而已。有时候,人性和兽性可以合并同类项。作家刘宾雁写过一篇《人妖之间》,就把人性解剖得淋漓尽致。不用多说,现实中人们都看得清楚明白,人与妖之间的距离,也就一步之遥。《西游记》里的老鼠精要嫁唐僧入洞房,《白蛇传》中千年蛇妖白娘子也确实深爱上了许先生,这是向人性靠近的一面。另一方面,狼吃羊乃至要吃人,本性使然。而人呢,除了人不吃人之外,所有能吃的动物几乎都通吃。无论怎样,都会给自己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

总体说来,人们无法摆脱人性中的劣根性,但至少应该做到两点:第一,只要不超越底线,不以怨报德,不愿将仇恨,就算是及格。第二,一切生灵都沿着进化的轨迹而来,人性亦由修炼而成。向高端境界攀登的过程中,孰能无过?过而能改,善莫大焉。少做种下蒺藜收获刺的事,尽可能多折几朵鲜花去送人。送人玫瑰,手有余香,不是吗?

我相信,动物和人是能够和平相处的。但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,还是有必要接力讲下去的,有益无害。

朝花夕拾 旧时风物

凸凹/文

木壶

故乡那时很能。

比如说盛水的桶、担水的甬、擦身的盆,甚至沏茶的壶,都是木制的,更不要说桌椅板凳之类。

木只是山里的木,就地取材。

其实木壶是只有一把的,比不得家家都有的木桶、木甬及木盆。

就是老木匠五爹那把。

五爹无嗣息。他家黑乎乎的那半边炕上,就盘着他那无牙的老伴,整日吧嗒着一杆烟。

五爹的手艺是山里无双的。靠手艺,他吃了一辈子好饭。

那年他进山择木料,就见到了那一棵长瘤的檀,削去那处疤瘤,五爹就迷惘了。

匠人有匠人的癖好,有料就想琢成器。

相了半日那瘤,五爹到底是拨开了迷惘:就旋一把壶吧。

就旋了一把壶。

壶面用砂纸打了,纹路极斑斓;但五爹意犹未尽,又刻了一个女子的头像。

五爹刚瞥过,就说:“个经不得官的,那是你表妹。”

五爹就乐成孩子了。

之后,五爹就用那壶喝茶。

把烟抽枯了,五爹央求说:“也给一口喝吧。”

五爹说就不给,五爹就不言语了。

五爹临终前攥着五爹的手:“别忘了,把那壶给我带上。”五爹没言语。

装殓时,五爹把木壶抱紧了:“个经不得官的,他想得倒美,就是不给他带上。”

木壶就留下了。

幼小的吾辈,便多了一件珍器和一桩很不错的故事。

祖上,往往就是这样,给我们留下了什么。

捉蝎

那时故乡很穷,许多来钱的路子都被堵死了,连猪都卖不上好价钱。

但山口上的供销社收蝎,而且每斤干蝎能卖到八元之多,对山里人便是个极大的诱惑。

于是,山里老少就都朝山壁上攒拥,掀翻了许多陈年石板,用筷子制成的镊子捉那丑陋的蝎。

曾一度荒废了农事。

上面撤了那一任支书,庄稼地里才有了人声。

自然,学子们便成了捉蝎的主力。

起初是三两个结伴去捉,蝎捉得多与少是很少被考虑的,要的是大家相聚在一起的那一份情趣。但大人们很不高兴,这般那般地叮嘱之后,孩子们就懂得了在情谊之外,还有一种叫利害的东西。

就都独自去捉了。

再见面时,大家都觉得有些尴尬,但久了,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

在捉蝎的学子中,我捉得最多,因为我很聪明:我发现,阳坡的石板底下蝎最多,而阴坡的石板下蝎则寥寥无几。我就不盲目地翻坡上的每一块石头了,而是单拣照到太阳的石头翻。如此,收获自然就多。

那一年的夏秋两季,我竟得了八十多元的蝎钱。这是一笔巨款,把山里人都惊呆了。

母亲曾答应给我买件新衫子,最后却买了两头瘦驴,去犁地去驮脚,让本来就懒的父亲变得更懒了。

伸一伸衫子的破袖子,我黯然神伤,心想:这准是父亲的主意,父亲真

不是个好东西!

来年却仍捉得极欢,只是怕伙伴超过我,于是就又为母亲挣了不少钱,乐得合不上嘴的母亲对我说:“崽呀,咱的书就别念了,就捉蝎吧,将来娘给你说一房好媳妇。”

我就怔了。

那年我正念五年级,秋后便要考初中;中学就在山外,那里的世界我向往已久。

晚上我睡不着觉,点灯翻自己的作业本。那本上尽是红红的对勾,尽是一个一个的五分——那里藏着我多少骄傲啊!我心里很迷惘,但家里的是很穷啊,酸酸地,眼泪最终还是流下来了。

第二天,我却对母亲说:“妈,还是让我上学吧,如果考出去了,咱家就在山里叫响了;要是没考上,我就白天黑夜拼命地捉蝎,把欠了的都给您补上。”

娘兀地就没了主意,在地上捏拳着双手:“崽这是怎么说呢,崽这是怎么说呢!”

善良的娘最终还是让我去继续读书了。

后来,我便走尽了弯曲而狭窄的山路,走到了广阔的大平原。

山里的蝎们乃自生自灭着,我却学会了如何主宰自己的命运。

那年,母亲被我接出山来,让媳妇陪她看了一出她盼了大半辈子的古装大戏。走出熙熙攘攘的影剧院,母亲抹去了一行热泪:

“这人哪,还是看得远些好啊!”

(凸凹,作家,现居北京)

